



# 登瀛

湖畔夜色 晓青摄  
刊头书法 臧科书

## 聚龙湖畔

家乡盐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,而聚龙湖则是镶嵌在上面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聚龙湖清澈的湖水碧波荡漾,沿岸翠绿和鲜花环抱,亭台楼榭和曲径栈桥环绕,灵秀中透出了典雅。俯瞰整个聚龙湖,园林的秀美与城市的繁华交相辉映,中华文化与欧洲风情相得益彰。

我对聚龙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我常去湖边树林里,聆听小鸟那悦耳动听的鸣啼;也喜欢依偎在阳光下的花草丛中,沐浴那沁人心脾的芳香;可我更多的是静静地坐在湖边的青石板上,凝望着微风轻拂湖面泛起的朵朵涟漪,和那一池娇艳迷人的荷花,还有如晶体堆砌的电视塔……

聚龙湖最精彩的是她的夜晚,每当夜幕降临,聚龙湖景区流光溢彩,湖水波光粼粼。夜色中的电视塔晶莹剔透,像展示在星空中一件精美的水晶工艺品,与明月相伴。人们纷纷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这里汇聚,他们有的身着礼服前往艺术中心,有的沿着湖边弯弯的栈桥悠闲地漫步。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家长的牵引下蹦蹦跳跳直奔游乐场。更多的人群涌向湖畔各个平台广场,或跳健身操或跳广场舞。淮剧博物馆露天剧场的观众座无虚席,舞台上淮剧票友的倾情演唱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。

再看欧风花街,那精美别致的欧式建筑群,仿佛把人们带进了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。广场入口处的花墙与光带勾绘出一位时髦女郎,她披着飘逸的长发妩媚动人,用迷人的微笑迎接着各方来客。广场上游人熙熙攘攘,他们衣着时尚靓丽,抑制不住地喜悦与兴奋,尽情地享受着异国的风情。

一条蜿蜒的小河贯穿整个欧风花街,两岸时尚新潮,繁花似锦,游人如织,美食飘香。河面上一只只载着游客的意大利古船,穿过一道道精美别致的爱情桥鱼贯而行,船头身着欧式服饰头戴草帽的船夫们,用萨克斯和小提琴演奏出一首首美妙动听的意大利乐曲。连接小河的是一个温情的港湾,岸边矗立的水车转动着巨大车轮,精巧动感给港湾增添了一份灵气。由鲜花与彩灯装点的彩虹桥,在城市灯火的映衬下美轮美奂。浪漫梦幻的音乐喷泉在优美的旋律中绘制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面,像“孔雀开屏”,像“梦幻巴黎”,像“天女散花”……

直至夜深了,游人才慢慢散去,灯光也渐渐淡了,美丽的聚龙湖也悄悄地褪去了她的倩影,沉寂下来的景区里只剩下几对情侣还在窃窃私语,难舍难分……

美丽的聚龙湖承载着我们盐城人的幸福与欢乐,我感激这座城市,让我们拥有这么美丽的家园;我感激中华盛世,为我们带来了幸福与安康。我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幸运的人,因为我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,又恰好与盐城的聚龙湖相伴。

盐城走笔

市区 苏娅

手执烟火,心怀诗意,终于读懂了小时候的夏天,那是炊烟升起的地方,那是乡下村落的脉动,那是土灶灵魂的升腾,那是生命成熟的归去来兮。

## 且吟且行

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真的好怀念小时候那夏天那懵懂。家门口、大榆树,弹弓飞多远;小条河、长田野,风筝放多高;细花猫、老黄狗,伙伴知多少;矮板凳、方桌子,象棋杀多久;小人书、万花筒,世界有多好……这是我心中永远的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。

就在那年月,我们几个小伙伴可以幸福快乐整个夏天,莫名其妙也心甘情愿被烟火气氤氲了所有的稚嫩和梦想。

多少年后的一日偷闲,托腮望天思人生,大雁飞过,蓦然回首,才知半载岁月已过。

如今,键盘替代了操觚、四轮替代了双脚,快节奏的工作、生活让我们忘记了去翻翻日历,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生日。总以为自己还很年轻,总以为离半老

的那一天还很遥远,当一群又一群小朋友从身边走过,当一起长大的发小被称作老王老李时,愕然发现,原来年轻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。

少年心事当拏云,谁念幽寒坐呜呃。如水般的时光真的好不经用,抬眼已是半生。朋友说,年轻的时候一场感冒忍一忍就过来了,现在不再是喝一杯热白开就能扛得过来的,身体和心智都渐渐变老。好像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着清晨,却已经手握晌午。问天问地问榆花:烟火随风散,星河可得否?

其实,现在也没多老,只是岁月如梭,山河无语,轻舟仅过万重山。我更加喜欢现在的自己,一半感性一半理性。凡世之物,一半为最妙,犹如月上西梢,一半争

取,一半随缘。

人生天地阔,功名利禄皆浮云,少欲忘忧多喜乐,一半物质,一半精神,减去生活多余的另一半,就是减压百分之五十。世间珍物灿若星辰,人生至宝少之又少。我们必须有勇气拿起奥卡姆剃刀,删繁就简,减半生活,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真正想做的事和真正重要的事上。为敬业点赞,为认真点赞,更为豁达点赞。

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。人间最美是清欢,不问岁月几何,当下即永远,一念即天涯。

手执烟火,心怀诗意,终于读懂了小时候的夏天,那是炊烟升起的地方,那是乡下村落的脉动,那是土灶灵魂的升腾,那是生命成熟的归去来兮。

岁月如歌,且吟且行。

## 被阳光晒透的日子

早晨起来开门,不小心碰到铁门,烫手。阳光晒在人身上火辣辣的,刚晾出去的衣服片刻就嘎嘣干,嗅嗅,竟有被太阳晒糊的味道。一整天躲在空调房里,不敢露头。直到傍晚才走出屋,坐在门前河码头的石板上,脚放到水里,左右摆动,河水轻抚我的双脚,不由得让我想起妈妈年轻时绵如柔荑的手,想起小时候被阳光晒透的日子……

那时天真热,阳光能晒透所有,也晒透了我的童年。那时没有风扇,没有空调。只有一毛钱一支的冰棍和清凉的河水可以消暑降温。夏天的小河是我们的乐园,也是我们常常被妈妈打的根源。

被打在我们小时候是家常便饭。“打是亲,骂是爱”是父母打我们最理直气壮的理由。窘迫、困顿、劳碌、没多少文化,注定那时父母教育子女最有效、最直接的法子就是打。常有父母感叹这孩子打皮得了。我小时候就属打皮得的那种!

七岁时在老家,我和姐姐去潮沟河钓鱼,半天没钓着一尾鱼。傍晚,姐姐让我扛着鱼竿回家。半路上碰到正在河边割草,比我大两岁的小芹子,她问我钓多少鱼的?我短发一甩,傲娇地说:“不告诉你!”只听小芹“呀”的一声尖叫,鱼钩半天没钓到一条小鱼,竟钓上肥嘟嘟的小芹了……后果是把小芹

的手拉豁了,到潘先生的诊所缝了好几针,我被妈妈抽了几鞋底。

那时,还没有自来水。吃水用水都要到河里抬或挑。有一年暑假,妈妈一早就把睡意正浓的我和妹妹叫醒去南河边抬水,说要等水煮早饭。南河边离我们家不算远,一路是人家。我和妹妹很快汲满一木桶水晃晃悠悠往回走。走到半道被小伙伴叫住,她要帮我们梳头,我们欣然应允。妹妹梳过,帮我梳;我梳过,又帮妹妹梳,打打闹闹忘了时间。多远看到妈妈拿着鸡毛掸一路找来了……我们慌忙去找水桶,哪知水桶里端坐着邻居家光着腓的小男孩,小男孩的手不停地在桶里拍打,水花四溅,妈妈扬起鸡毛掸追着我们打,我俩跑得比兔子还快……现在还记得妈妈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
十一二岁时,住在妈妈教书的学校,门前有一条小渠。妈妈在外婆的提醒下说,这么大的女孩子该学学针线活。妈妈首先拿来一双鞋底让我纳。我手没劲,顶针顶断了多少根针,针就是穿不过鞋底去,央求姐姐帮忙纳。我用刷一顿锅碗,换姐姐纳两行鞋底。有次姐姐去村庄玩,走在我家门前小渠对面,叫我把鞋底甩过小渠让她带着,我用力一甩,或许因风向不对,或许因我人小力薄,鞋底被甩落到小渠里了。小渠水哗啦啦地流,我费了不少周

折才把鞋底捞上岸。回家被妈妈用鸡毛掸一顿乱打。打的理由是我该投机取巧,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。潮鞋底连神仙都没法纳,纳鞋底的事就搁浅了。从此,那半只鞋底一直放在我们家的大木箱箱底,成了教育姐妹们的反面教材,是我笨拙的物证。直至我出嫁,92岁的外婆去世,姐妹们还会想起我纳鞋底那些糗事,时不时抖出来笑我一通。

少年之前我总犯错。就像“错”字跟着我如影相随一般。那时我家门前不但有一条小渠,小渠前面还有一条河。在小河上用树桩钉成一河码头,伸到河中间,我在这河码头,犯的错最多,特别是春夏,我特贪恋小河内外的风景。喜欢小河的野菱、芦苇、蝌蚪,喜欢坐在码头的木桩上,将脚伸到水里,撩一种叫“虎头呆”的鱼……因此,在河边刷碗,筷子不经意跟水流走了;洗衣服,肥皂不小心沉入河底了;洗鱼,剖过肚子的鱼,悠然地游入水中央了……为此,隔三差五地被妈妈打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,我长大变老,不再青春年少,再也看不到妈妈动手打我的模样了,现在才知道,被妈妈打打骂骂的时光,竟是我一生中曾被疼爱的时光。

怀念那段被阳光晒透的日子。

盐  
读新语

大丰  
高新东

岁  
月如歌

阜宁  
夏文瑶